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童溪易傳卷十三 四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百三十三 經部

童溪易傳卷十三

宋　王宗傳　撰

䷚震下艮上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義大矣哉

頤合艮震而成體上下二陽中含四陰上止而下動外實而中虛頤之象也頤養也頤之卦德曰貞吉而彖釋之曰養正則吉也以言君子之所養不可以不

正也昔者樂正子之從子敖遊也孟子曰我不意子學君子之道而以餔啜也穆公之亟餽子思也子思不悅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則君子之所養其可以不正矣乎謂之養正則吉則養以不正其凶又可知矣觀頤觀其所養也謂自內觀外觀夫人之所養也所養者正歟則君子也所養者不正歟則小人也觀其所養則人之正不正无所逃矣自求口實觀其自

養也謂自外觀內反觀己之自養自養者正歟則君
子之道也雖貧且賤不去也自養者不正歟則小人
之道也雖富且貴不處也觀其自養則凡自實諸口
者所謂正不正亦无所逃矣然則有一言足以盡頤
之道曰正而已矣雖然頤之道不正則本不立不大
則用不周聖人將欲極言頤之道故又言天地聖人
之所養以賛其大正以始之大以終之頤无餘蘊矣
夫萬物之生盈乎天地之間或動或植无有不得其

生者實天地有以養之也聖人之於萬民也亦然故養賢以及萬民昔漢文帝之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溺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嗚呼漢文帝養萬民者也惜夫不知所以養萬民也夫聖人之心其與天地之心亦一矣然聖人與天地必欲同其功則不可以若是屑屑也有要道焉曰養賢是也蓋養賢者乃所以養萬民也孟子

曰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是也使其家賑而戶貸之則布帛酒肉之賜今日之恵也其如來日何此死他天地固天地而聖人則人耳其所養豈不有次第矣乎故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卒也聖人與天地同其功而人亦不以所養之次第議聖人此之謂善法天地者也論頤至此則頤之時豈不大哉故賛之曰頤之時義大矣哉程河南曰或云義或云用或止云時以其大者言也萬物之生養時

為大故云時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

山物之善止者也雷物之善動者也山下有雷則動有止之謂也頤之在人也則亦下動而上止故以動有所止為頤之象言語自內出者也飲食自外入者也頤養也謹言語者所以養德節飲食者所以養生此内外交相養之道也夫言語不謹則招禍飲食不節則生疾皆非自養之道君子觀動有所止之象則

有得於養之道也河南曰在身為言語於天下則凡命令政教出於身者皆是也慎之則无失在身為飲食於天下則凡資財貨用養於人者皆是也節之則无傷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頤之成卦爻之具陽德惟初九上九是也上九以陽德在上尸頤之功凡出乎其下者皆由之以養故曰

由頤初九以陽德在下其視上九亦何慊焉然初震也上艮也動而下者則其視止於上者有慊者多矣故頤之初爻設爾我之辭而深尤乎初之自失焉靈龜云者以況則初九有可貴之質也初九以諸爻皆由上九以養故舍其可貴之質而亦求養於上九爾謂初也初有可貴之質不能操而存之而輕動以求養於人故爾之我謂上也上以陽德止於一卦之上而尸頤之功故我之朶頤云者諸家皆云朶動也非

也朶无動意草木之華擎手枝葉之上謂之朶上九以一陽在羣陰之上此朶頤之象也而初自下觀之故曰觀我朶頤河南曰初之所朶頤者四也此泥於爻應也而亦以朶動其頤爲義非也蒙之九二蒙之主也故彖曰童蒙求我我謂二也上九在上頤之主也故初之觀也而曰觀我朶頤若泥於爻應而曰我四也則失之矣蓋六四陰也陰求養於陽之不暇安能養初乎夫初之舍其可貴之質而動以求養於人

則其所貴者復安在邪此所以為凶而象謂其亦不足貴也樂正子所謂善人也信人也一從子敖遊而孟子以哺啜罪之蓋閔其舍其可貴者而亦不足貴故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頤之中爻二三四五皆陰莫不正於六三莫正於六二與六四也二與四皆曰顛頤二與五皆曰拂經何也曰二處四陰之下此頤之顛也四處艮體之下亦

頤之顛也故皆曰顛頤陰與陽居相應之地此易之經常也二之于丘頤五之從上皆非易之經也故曰拂經夫六二處四陰之下而顛以自反以自養其正可也然不得謂之吉如六四者二亦震體不以靜退許之上九頤之主也然二之於上九非其應也然不能固其靜退之操則亦不顧其非已之應也而動以即之故其征也為凶丘在外而高者謂之上九也上九艮也艮為山故有丘象夫不固其靜退之操而自

反以養其正而即其非己之應以求養焉以是為行所失甚矣故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蓋言上九雖頤之主而非二之應類也夫六二雖以陰居陰正也然屬震體故有征凶之戒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頤之卦德曰頤貞吉彖曰養正則吉也以六居三正乎其與頤之卦德大相悖逆故曰拂頤貞凶所謂養

正則吉養不正則凶也夫六三之自養如此而上九與之居相應之地則上九之所養失其人亦可知矣故戒之曰十年勿用无攸利然則此雖六三之罪也而上九亦不能无失焉何者養道之大悖也以諸葛孔明之智也而失之魏延楊儀以魏鄭公之賢也而失之杜正倫侯君集小人之小有才而不可用者例皆如此君子與之居相應之地不亦過乎十數之終也其曰十年勿用云者深戒之辭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旡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以六居四正也而又處艮體之下所謂自反以養其正者也故曰顛頤吉曰吉云者未嘗求養於上九而上九頤道之成也其光自然有以下施乎四故也何也同體以相賁故也夫四之與初固其應也然初九方且舍已之靈龜以觀上九之朶頤已且不能自養六四何頼焉故四當艮之初止於其所自養以正而

以陰靜自守下无賴於初而上亦无求於上故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之象焉夫虎之視也眈眈然其閑雅之態自若也何者不騁其欲故也謂之其欲逐逐云者何也猶之曰其欲逐去而无餘也如此則當頤之時下无賴於初上无求於上其所以自養也庸何咎乎夫六二之與六四皆正也而四則曰吉曰无咎而二俱无有焉反有征凶之戒者震動之與艮止其體性不同故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五君位也而以六居之養道之不足也養道之不足而資養於上九上非其應也但以在已之上故近而比之亦曰拂經雖然於經雖拂而上九以陽德在上尸頤之功而六五謙虛无我以陰承陽陽上而陰下故有居貞之吉而象曰順以從上也以言六五非正也以陰承陽以順從上陰陽各正其所故曰居貞吉

也五之於上雖曰拂經而有居貞之吉二之於上亦曰拂經而於征則凶何也曰五之於上以其同體而比之所謂親賢也二之於上非其同體若動而即之則附勢而已矣大川在艱難變故之地也六五以陰柔之才方賴剛明之賢以養於已若施之艱難變故之地則不可也故曰不可涉大川河南曰以成王之才不至甚柔弱也當管蔡之亂幾不保於周公況其下者乎故艱難之際非剛明之主不可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程河南曰上師傅之位也夫以剛明之德居師傅之任而以養道佐五以養天下而天下由之以養故曰由頤夫權重位高則易危古者人臣之當此任也上足以保乎君下足以信乎人内足以保其身使君臣上下兼受其福夫豈偶然乎哉是必以危厲自處常懷兢畏而致然也故曰由頤厲吉而象曰大有慶也利涉大川云者夫以六五之才不足以濟難而上頼

於已則當此任也苟不竭其才力以濟天下之艱危則天下何賴邪蓋以君民上下之心而濟天下之難何施而不利乎故曰利涉大川豫之九四天下由之以豫故曰大有得頤之上九天下由之以頤故曰大有慶也

☱☴ 巽下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易以陽爲大以陰爲小大過之成卦二陰居初上之地四陽聚於中爻陽過乎陰者也故曰大者過也夫天下之物夫苟小大多寡之適均也則亦未爲過也大過四陽而二陰大者多而小者少則大者過矣亦由小過四陰而二陽小者多而大者少則小者過也天下之事固有正理此豈可過邪然古今天下固有所謂非常之事者如堯舜之揖遜湯武之放伐是也若以理而論則揖遜也放伐也亦无非君子之時中

也特其事大勢重不常見爾四陽聚於中爻棟之象也初上二爻俱陰柔也則中雖剛强而兩端柔弱豈能勝此剛强之任哉故於棟為橈而曰本末弱也本末不弱則棟亦不橈矣經曰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則初上之地一卦之本末也本末既弱則四陽居中凛然其危也欲無橈得乎觀此之象則大過之時於剛雖過而二三四五俱在中爻也巽而說行此又即巽兌二體以釋卦德之所謂利有攸往也夫當大

過之時剛既過矣茍不得中復不能巽不能說則是以剛為行也其所往也安能利乎不能利安能亨乎惟中則雖剛而不過惟巽則有以順物之理惟說則有以服人之心以此而行此所以利有攸往而亨也

朱子發曰剛過而中所謂時中也過非過於理也以過為中也猶之治疾疾勢沉痼必攻之以眩瞑之藥自其治徹疾之道觀之則謂之過自藥與病相對言之則謂之中又曰夫剛過而不反不肖之心應之未

有不為君子害也東漢之季清議太勝君子小人至不相容大過已極而君子不自知是以不亨夫大過之時非常時也君子之所以濟是時也亦不可以常時處之故易於此賛之曰大過之時大矣哉河南曰如立非常之大事興不世之大功成絕俗之大德皆大過之時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物理之相資養以適平而止澤有至說之性而萬物

說之故木之所賴以養者澤也令也巽木在下兌澤在上是謂澤滅沒乎木者也豈不過甚矣乎故為大過之象君子之當斯時也獨立不懼遯世无悶此其所以大過人歟夫獨立而懼則不能獨立矣遯世而悶則不能遯世矣此勉强矯激者之所為非本心之誠然者孔子曰勇者不懼仁者不憂當大過之時獨立而不懼遯世而无悶非所養之大過人者不足以語此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當大過之時陽過乎陰者也初六柔巽不震之才而居在下之位安其素分可也或不知時識分非自謹之道也故其象曰藉用白茅无咎繫辭釋之曰苟措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謹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其用可重也謹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夫大過之初以茅為象者非薄其物也以其在下也有可重之用故取之云爾大過之時四陰居中其視

在下之柔若無物焉者而初也自謹自潔不敢少自輕焉可不謂之賢矣乎藉以白茅過於謹也其在大過之時其過可无矣故曰无咎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夫物極則衰楊之為木陽氣易感之物也雖然易感而亦易衰也大過陽過也天下之物所謂陽之易過者楊之為木也故九二九五俱有枯楊之象夫楊之

枯陽已過也其在人則夫之老也夫夫旣老矣宜若无所冀也然或得女妻焉則其生育之理猶在也初六以陰柔在下而二比之得女妻之象也夫楊旣枯而或有感焉則有旁生之稊稊蘖也易家謂稊根也或曰楊之實也非也楊旣枯矣而有稊蘖之生焉夫旣老矣而有女妻之得焉則其在物也在人也所謂无不利也何者物不至於極陽不至於過故也而象則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何也曰老夫過於老者

也女妻過於少者也老者與少者適相比焉此之謂大過之時也然其相與也而生育之理復自此始矣正所以救陽過之失也向使枯楊之不復生稊老夫之不得女妻則陽道之失伊誰救之也此所謂易之不窮之理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司馬温公曰初過於弱二過於強強弱相濟厥功乃成其於國也如剛毅之君以寛柔之臣輔之故无不利也蜀人之浮屠者曰四爻之剛雖同為木然或為楊或為棟棟負衆

橈則材之強者也楊為早彫則木之弱者也蓋大過
本末皆弱二近於本五近於末故均為木之弱也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大過陽過陰弱陽爻以陽居陰為濟過之道而九三
復以陽居陽在下體之上而不中過乎剛者也夫以
過甚之剛在物之上則強愎自用如棟之橈不可支
輔而有顛覆之患矣是以凶也夫九三之與上六正
居相應之地則上六者九三之輔也然九三以陽居

陽其剛過甚上六純陰而末弱其能支輔之乎象云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者以言九三剛過之才而非上六之柔弱所能支輔之也其曰不可云者又有以見九三之强愎自用之失也昔者周公負荷周室重任其材固有大過人者然吐哺握髮以來天下之助未敢以驕矜自處故夫子有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豈如九三之以陽居陽其剛過甚以至如棟之橈不可以支輔乎其曰不可

云者所以深尤九三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九三九四列之中爻之中譬如屋室衆材咸集而棟則居中矣故皆有棟之象然九三之棟則橈而九四之棟則隆而不橈以陽居陽而居下體之上與以陽居陰而居上體之下其理勢之不同也夫以陽居陰則有濟過之道不專以剛強自恃也故其在下者有可支輔之勢而无傾覆之患此所謂不橈乎下不凶

而吉也下謂初六也初與四正居相應之地四既居陰不恃其才之剛強則在下者有剛柔相濟之勢此所以謂不橈乎下也或曰彖以棟橈本末弱也為言則初六之本弱與上六之末弱均也而九四則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何也曰統論一卦之體則陽過陰弱故彖有棟橈本末弱也之言就諸中爻而别之則九三以陽居陽而非上六純陰之所能支也九四之以陽居陰而初六又以陰居陽其本末搖而所支載者

亦不至剛過此棟之所以隆而不見橈於初六也易可以槩論之乎雖然譬之一室九三之棟既橈而九四之棟亦安能獨隆也上六之末既弱而初六之本亦安能不弱也以言居中者與處本末之地者可以相有不可以相无也故又曰有它吝猶之曰此之棟雖隆矣雖不橈矣其如它之不然乎吝所謂有所不足也孟子曰一薛居州其如宋王何此之謂大廈之傾而非一木之所能支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楊既枯矣以其耗竭之餘盡發而為華則其零落也可立而待也夫何益於枯也此上六之窮陰无益於九五之生育也上六窮陰處大過之極老婦之象也九五純陽處上六之下士夫之象也婦既老矣雖得士夫復何冀哉以言俱无益於事也不云士夫得其老婦而云老婦得其士夫者九五守中保庸非有過

也其過在上六也何者以陰乘陽以妻乘夫故也九五无過故曰无咎輔弼非人終无成功故曰无譽夫當大過之時處大過之任陰陽相資而不能成太過之功而惟守中保常求无過而已然至於无譽之可聞故可醜也司馬温公曰上以衰陰附於盛陽其於國也如驕盈之君以愚庸之臣輔之雖幸而无咎不足以有譽也夫陰在卦初女妻之象陰在卦末老婦之象求之卦象則下體巽也巽為長女而反曰女妻

上體兊也兊為少女而反曰老婦易之取象如此其不一也而泥於象者象既不足求之卦變卦變不足求之動爻而易之旨愈失矣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處過極之時而為過極之事非有大過人之才不可也茍无其才而務為過極之事此小人行險以僥倖也上六以陰柔之才當澤滅木之時又大過之極履險蹈禍而无益於救難故曰過涉滅頂凶夫涉以能

過為功令也至於滅沒其頂則反見溺矣其何能濟之有无咎者自取滅没无所歸咎也夫不度時不量力而自取滅没其可歸咎於人哉故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六子之卦各以陰陽所居之位而取義焉陽居二陰之下非所處也故動此震也陽居二陰之上得所處也故止此艮也若夫陽陷於二陰之中則為坎矣陰居二陽之下柔伏於内故入此巽也陰居二陽之上柔見於外故説此兊也若夫陰麗於二陽之間則為離矣夫坎以一陽陷於二陰之中在物為水水之流動陽也其止靜陰也流動之物處乎陰中者陽陷乎陰也水性善陷陷為險難坎固為險矣謂之習坎者

險中復有險也故曰習坎重險也此以上下二坎言坎之所以為險也初六曰習坎入於坎窞凶是也蓋初六居二坎之底故也然則八卦皆重也而坎特加一習字者聖人指重險以示人欲其知所戒懼其仁深矣水之為物止之斯為淵疏之斯為川水流而盈然後出險流而不盈斯為坎矣夫不舍晝夜水也故語天下之物所謂至有信者莫水若也其流行也雖歷涉險阻而能不失其信者此所謂有孚也君子之

行乎險難者實似之故此心也質之天地謀之鬼神稽之千古之聖賢契之詩書之所載无適而不合者以其在我之信未嘗少失故也故繼之曰維心亨心之為物所謂操之在我者而信其所出之地也求之於卦則坎中之一陽是也夫陰在外險也剛在中則亨也夫惟剛實之德在中而能亨此所以行險而不失其信也君子之歷涉險阻也身雖陷難其心則亨者蓋以剛實之德在中故也夫惟其心亨也則其見

於有行也无險之不濟矣行有尚謂出險也水之流行也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故曰往有功也水之往而有功也為江而為海君子之往而有功也國治而天下平究其本原之所自出亦曰有孚維心亨而已矣此孟子所謂有本也大哉孚乎坎之用在乎險故聖人於此又廣言天地之險以明王公之所以守其國者不可以或忽乎是也夫積氣於上者天也故蕩蕩蒼蒼不可紀及者皆氣之積而然也故

曰天險不可升也積形於下者地也故高者為山次者為丘為陵深者為淵皆形之積而然也故曰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觀諸天地之險故亦設其險而有城郭溝池之固者所以守衞其國而效法天地也韓文公守戒之説曰今人有宅於山者而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援而外施陷穽以待之宅於都者則知穿窬之為盜則必峻其垣墻而内固扃鐍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而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

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為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才力為有不足歟盖以謂不足為而不為爾然則當用險之時其用甚大其可以或忽乎是歟故賛之曰險之時用大矣哉而孟子乃曰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吴起對魏武侯亦有在德不在險之論者此又為恃險者設而非險之罪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坎者水之科也二坎相仍習復之義也故以水洊至為習坎之象洊亦重也以謂上之坎既盈則重至於下坎故也此孟子所謂盈科而後進也夫盈科而後進不舍其晝夜之功也故曰君子之德行貴乎有常而教事貴於習熟德行而有常則其視屋漏暗室无異於十目十手之地也教事而習熟則困而知學而知其與生而知一也勉強而行利而行其與安而行一也此不舍晝夜之功也其在彖所謂不失其信是

也中庸曰自明誠謂之教此教事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坎之下體所謂坎中之坎也而初六爻居二坎之底所謂坎之陷也故曰習坎入于坎窞凶夫當坎險之時以行有尚為功而行險之道則以不失其位為本初以陰柔之才而居二坎之底安能出險乎是以失處陷之道而凶也六三亦入于坎窞者也爻曰勿用象曰无功而未如初六之失道而凶者所處太下則

初六是也然无其才而不能出險則初與三大抵同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二當坎險之時處二陰之中所謂坎有險也然以剛中之才求以濟險亦可小濟但未能出坎險之中爾故曰求小得未出中也若能出坎險之中則其得所求也豈特小得而已哉此非才之罪也居使然也雖然以九五之才且有坎不盈中未大也之辭則九二

之求小得未出中也夫何尤焉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乾之九三處二乾之間故曰終日乾乾坎之六三處二坎之間故曰來之坎坎來謂下而即三也三坎也之謂往而之四也四亦坎也以言進退皆險也夫居進退皆險之地自君子處之其恐懼不安何如也然三乃以陰柔不正之才不知恐懼乃於險而且枕焉

則以不安之地為可安也故入于坎窞而不能出險无以異於初焉三以柔居剛故有險且枕之象處上坎之底故亦曰入于坎窞其曰勿用云者戒之之辭也夫當坎險之時求以濟險而或如六三之所處則何險之能濟哉故曰勿用三下之終也故曰終无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六四九五俱无其應而處君臣相際之地故取剛柔

相濟之義而為濟難之道焉以言天下未嘗有无難之時而亦未嘗无相與以濟難之人故也樽酒陽物也貳之以簋以陰際陽也缶者朴素之器謂六四以陰居陰也約者誠信以相契之謂也牖者暗室之明處也夫當坎難之時上欲以是信於君而濟天下之難則不可以无上交人主之道也一樽之酒貳之以簋而復以瓦缶朴素之器用焉此以況人臣以質實為尚而无事於浮飾也其質實如此又當納約自牖

因君心之明處而開導之則雖當艱險之時忠言可以見納天下可以无難矣故終无咎也程河南曰自古能諫其君未有不因其明者也故訐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温厚明辨者其說多行漢高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蔽也羣臣爭之者衆矣嫡庶之義長少之序非不明也其如蔽而不察何四老人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不蔽之明心也故留侯因其所明以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

羣公卿及天下之心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爾左師觸龍諫趙王太后事相類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彖曰水流而不盈則九五是也故曰坎不盈夫九五剛而中者也然而不盈則中而未大也若坎而盈則放乎其外出險而難平矣故繼之曰祇既平无咎祇大也平謂坎之盈也猶之曰若坎而盈則中之大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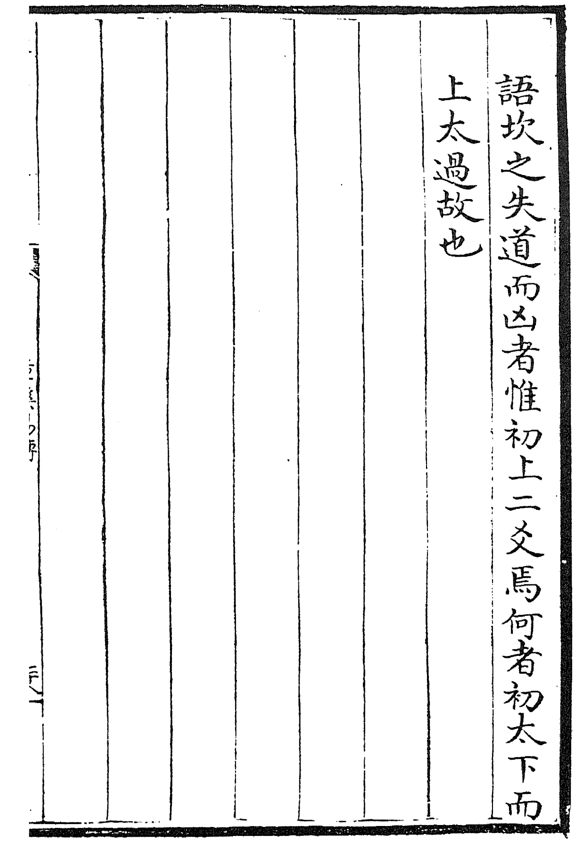
至於平矣難平則有功而无咎今也坎既不盈則其中未大而險難未至於平未可以言无咎也其曰祗既平无咎云者蓋深望之也夫九五以剛中之才居得尊位猶未能平此險難而剛中之效未至於光大者重險之難既深二方有險未能出中餘爻皆陰柔非濟險之才當險難之時下无應助獨濟難矣祗與復初九无祗悔之祗同祗祈支反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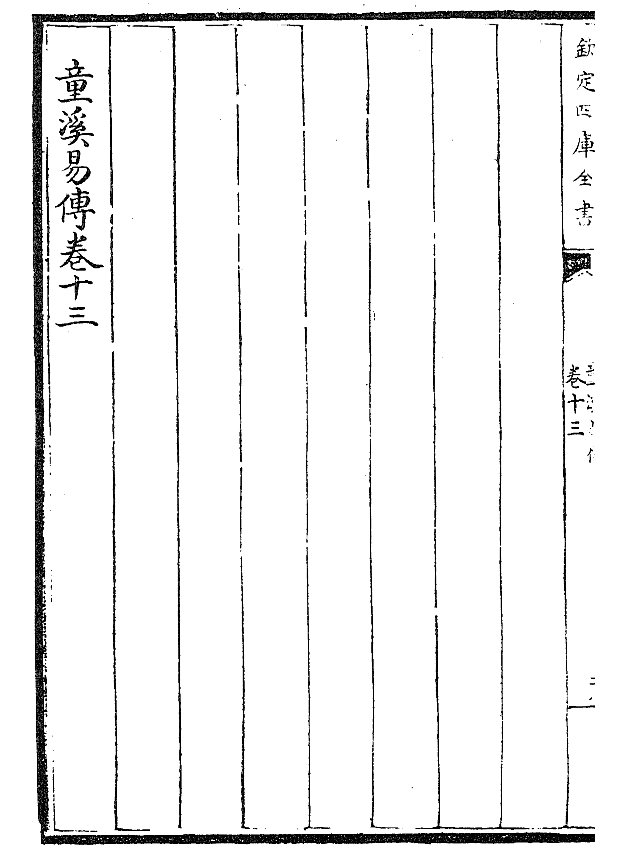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

凶三歲也

耿希道曰居險貴於過過則身免於險用險戒於過過則人懼其害上六在上非居險者乃用險者也夫過於用險則強人而使我服故拘之囚之无所不用其威雖然其威既窮而不得其情猶昔也則上有失道之名而下无所說之禍矣故曰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夫徽纆刑威之具也叢棘刑威之地也係之徽纆寘之於叢棘之中三歲之久猶不得其

情則在人者久罹其害而在上者愈增失道之愆矣故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夫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懐故先王之制服也亦三歲而服闋天道三歲一變步天之術亦三歲一閏然後四時猶故也則天人之道至於三歲未有不終而更者也今上六沮人以威用險太過至於三歲之久猶不得其情則居上之道所失多矣安得而非凶歟夫居下而失居險之道者初六是也居上而失用險之道者上六是也故


語坎之失道而凶者惟初上二爻焉何者初太下而上太過故也



童溪易傳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百三十四 經部

童溪易傳卷十四

宋 王宗傳 撰

䷝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離以一陰而麗乎二陽之間在物為火火之體虛麗於物而著其明者也故火性善麗而曰離麗也豈惟火哉天下之物莫不各有所麗苟无所麗則不可以

獨立於天地閒故其顯而甚著者仰觀於天則日月是也俯察之地則百穀草木是也日月非麗乎天則无以大照臨之功百穀草木非麗乎土則无以廣其生殖之利求之於卦則離上離下重明是也君臣上下皆有明德之象然重明而不麗乎正則明矣而或失之察智矣而或失之鑿非正也重明而麗乎正則本是正以為化而成天下文明之俗矣於爻則二五是也故又繼之以柔麗乎中正故亨夫附麗之道易

失於不正又況於其質本柔也乎以唐人之君多定策於刑餘唐人之臣多失足於權倖者失所麗也故卦之德曰利貞亨以言其貞則亨不貞則不亨也離之二五以柔順之德而麗乎中正之位此得所麗也其能本是正以為化而成天下文明之俗宜也此所以謂亨也牛順畜也而又牝焉順之至者畜牝牛謂畜其所謂至順者也離之二五利在於正利於正而能亨其與唐之君臣亦異矣故雖畜其至順之德未

嘗或失於不正又何惡於柔順也邪故曰是以畜牝牛吉也以言柔而或失於所麗則為不正不正則不能亨徒曰此吾之順德也而君子則曰此非吉德也夫惟離之道利在於正正而能亨此所以畜牝牛而吉也程河南曰或曰二則中正矣五以陰居陽得為正乎曰離主於所麗五中正之位六麗於中正乃為正也學者知時義而不失其輕重則可以言易矣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予學易而至於離觀其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掩卷而嘆息曰噫此大人之所以大也夫古今之所謂大人者夫豈无自而然歟己之明與人之明兩不廢焉故也己之明不廢故能用人惟己人之明不廢故能舍己從人夫以一人之明而能照見四方而无遺者是必有所謂相繼而不絕之明故也夫四方固廣且遠也其事與物纖悉幽隱固未易盡照見之也吾之明固不可廢矣而人之明或偏廢焉

則吾之明亦有所止也能照一事其如他事何能照一物其如他物何故夫所以繼已之明而不絶者人之明也大人以此故能照見四方而无遺也噫此大人之所以大也重離之象上離也下亦離也明兩作離謂上之人之明與下之人之明兩不廢焉故也若惟已之明是恃而人之明或偏廢之焉則不可謂之明兩作也是象也非大人孰能體之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離陰麗乎陽者也然初九在下在下者必麗乎上則初也者亦麗乎二者也夫離之所利者正也初九六二正也當文明之時以正相麗其剛柔相與之文見於交錯之際故初之麗乎二者而曰履錯然夫下之有麗乎上剛之有麗乎柔也苟在我者不盡其莊敬之禮不諂則慢矣蓋諂則失已非以下承上之道也慢則失人非以剛接柔之道也故初之所以為是敬者非有他也所以辟去其諂與慢之咎也此所以无

咎夫初九之所以能敬者何也曰以正故也

六二黄離元吉象曰黄離元吉得中道也

六二居中履正柔而得其所麗者也故曰黄離蓋黄中色也其在離也則中道也離之卦德曰利貞亨而彖曰柔麗乎中正故亨則中正之道離之本也而六二得之所謂宗本者舉在此矣故曰元吉以言離之居中履正莫吉於六二故也河南曰不云正者離以中為重所以成文明由中也正在其中矣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九三處下卦之上前明垂盡後明當繼之時也故曰日昃之離夫日之昃矣則暮光晚景斯須入於地矣其明安能久邪然以理論之有始必有終有明必有晦有生必有死達者觀之此特寒暑晝夜之常爾奚足怪哉瓦缶之為器也日用之常器也鼓缶而歌樂吾之常也汩於常理者不知樂吾之常則以大耋為

嗟此昧於死生之道者然也其安於死乎必不能也故易於此以凶告之夫八十曰耄九十曰耋大耋猶不免於嗟焉其不能平心待盡可知矣是自為其凶也雖然離之所麗者正也以九居三正也豈不能得其正而斃乎特易於前明垂盡後明當繼之時而設日昃之離之戒者以言日既傾昃明不能久也程河南曰明者知其然也故求人以繼其事退處以休其身安常處順何足以為凶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離也者明也故其取象或為明或為日或為火顧其義如何爾象曰明兩作離此取夫明以為義也九三曰日昃之離此取夫日以為義也九四曰焚如此又取火以為義也夫一離既盡一離復來九四以不中不正突然而處近君之地其來甚遽而火性炎上有犯上迫五之象故曰突如其來如夫六二黄離之臣

也而初九之際必敬而後无咎六五君也以柔順之德而處尊位大中所謂文明之主也而四以突然之剛迫之可乎然則恃突然犯上之剛者乃所以自焚也故曰焚如自焚乃所以自速斃也故曰死如速斃乃所以自棄也故又曰棄如夫當文明之時君臣如此其明也而九四獨失之而至於自焚以速斃速斃以自棄然則象所謂无所容也非人之不之容也四之自處如此无適而可以自容其軀故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夫居天下之至尊而能知憂知懼者此非明者不能也人君之勢固有萬鈞之重矣以萬鈞之勢為可恃則享之而樂樂之而肆矣遑他恤乎故敵至而不知憂禍生而不知懼此无他明有所不足故也六五以柔順之德而處尊位大中文明之主也惟其明也故能知懼而至於沱且涕知憂而至於戚且嗟則雖以陰柔居五而處乎剛強之間而能保其位而吉也象

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者夫六五王公之正位也惟其明也故知憂知懼而麗乎王公之正位而吉也使其非知憂知懼其能麗是正位而獲吉乎坎之彖曰王公設險謂守其國也離之五曰離王公也謂麗正位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離麗既極而有不麗者焉以九居上剛而明者也王

者當此之時則冝用此剛明以征討夫不服者夫出征之道貴在折去其首惡者與執獲其非類者如是則无害於文明之治矣故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如九四當離麗之時恃剛以陵上由上九觀之所謂非其醜類而首惡者於以征之則不正者去而邪正矣

☱☶ 艮下兑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

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程河南曰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故上經首乾坤而下經首咸繼以恒也天地二物也故乾坤二卦分天地之道男女交合而成夫婦故咸與恒皆二體相合而成夫婦之義夫咸合兊艮而成體兊少女也艮少男也少男少女相與用事此夫婦之始也夫婦之始其情篤於相感故咸之為義感也若王臨川

所謂有心曰感无心曰咸此泥於字學也初不知咸之為義即感也亦如恒之為義即久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此則即兊艮二體以明其所以相感之義以言咸也夫剛柔上下自有定位然咸以相感為義故男本在上今也兊女居上此柔上也女本在下今也艮男居下此剛下也蓋不如是則陰陽二氣非所謂感應以相與也惟其此感而彼應見於相與之際故艮男在下止以待說兊女

在上說以應止以是爲男下女之道故女无自媒之
失而男有身帥之禮故曰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大
抵取女之所以吉者在於亨利貞而已矣𤓰上而剛
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此亨也止而說此利於貞也是
謂男下女之道而取女之所以吉者也若夫以取女
之吉而施諸天地人物之際則亦无適而不亨无適
而非正者矣故繼之以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
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

矣此又因男女相感之義而廣言咸道也夫天地之感即天地交泰之時而見之方泰之時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故凡受氣於天地者无有不通而萬物由此而化生聖人體天地之化而密庸於不言之際故凡有此心可以感而通者如桴之於皷焉此動而彼應舉无物我遠近之閒而天下由此以和平故觀天地交感而萬物所以化生之理與聖人感人心而天下所以和平之道則大而天地衆而萬物雖曰不同而

其情實可見矣何謂天地萬物之情曰其在咸則所感是也河南曰感通之理知道者嘿而觀之可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虚受人

山上有澤高而有容之象也夫天下之物至高者莫如山至虚者莫如澤今也至高之山上有至虚之澤則无亢高之累而有容受之地矣此山上有澤所以為咸之象君子之觀此象也亦豈以吾之所謂高者足恃哉必也虚中无我方寸之地擴然有容不使有

一毫亢高絶物之失或為吾累夫然後足以容受夫人矣夫天下之人其善不同智者有謀材者有技武者有勇而賢者有德使吾不能虚中无我擴其所謂容受之地而或有亢高絶物之累焉則彼與吾何自而相為感通也哉故曰君子以虚受人以言惟虚則能受人不虚則不能受之故也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咸之六爻自下至上皆取諸身以為象者蓋人之四

支百體雖有上下小大之不同而其血氣脉絡之相感通固有至理行乎其間故大而天地衆而萬物感通之理即諸身而可見矣此聖人制爻取象之意初六以陰小之才居在下之位其在小人則拇之象也夫拇之在足也所謂指之大者也足之行也而拇實處先其止也亦未嘗易其處先之位故足之行與止而拇也未嘗不向乎外者此蓋自然之天也故曰志在外也艮止也初六居陰當艮止之初未嘗動也然

當咸之時初與四居相應之地故取拇之向於外也以為象而曰咸其拇以謂雖處下位而未動也而其志之所向則未嘗不在外也此感道之固存也君子之在下位也未嘗求應夫物亦有嘗却夫物而不之應也感道固存不因行而存亦不因止而滅也是理也所謂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者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六二以陰柔處下體之中腓之象也腓足之陰也所

謂足腹也足之行也而腓也隂以相之而已其止也則處靜而不動焉非如拇之志在外也六二之在艮也止中之止也夫以靜止為道而當咸之時與五居相應之地而動以應之則失其所靜止之道矣故曰咸其腓凶夫惟知其凶而戒之也安其居而不動而順其所謂自然之理則吉而无害矣夫感道之在人也不可強有亦不可強无也居止靜之地則貴於安時而順理夫茍失其所守而動以應上而不待夫上

之命焉其所守必喪而於感道斯為害矣豈非凶歟咸以六二設咸腓之戒而以吉與凶兼言之者以謂處此地者在所擇焉爾蓋以六居二正也恐其失正故有此戒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九三處下體之上所謂股也三雖艮體然以陽居陽又有應在上非能止也故曰咸其股夫股隨上體而

動者也以剛過之才不能為主於内而其所秉執者則在於隨上體而動焉豈不可少之邪故曰執其隨往吝吝謂可少之也夫九三以剛陽如此之才不能自主而隨物以往故人動已亦動其所秉執之志則在於隨人而已汙下如此故可少也夫感之道非能彼有動而此无隨也顧其所感如何耳感道利於貞貞則无彼已先後之異夫茍失其正也則志之所在在於隨人而已豈足多哉夫九三正也曷謂其失正

也曰以陽居陽剛過也剛之過則躁動而失正矣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六爻既以人身取象則四也位股之上脢之下其心乎四心之位也故為感之主而以感之道為言焉何謂感之道曰正是也感不以正則有悔矣其曰貞吉悔亡云者洪範之稽疑有曰貞曰悔之說以言貞悔二物不可以相有也於貞既吉則於悔斯亡矣司馬

温公曰執一以應萬守約以御衆者其惟正乎河南曰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无不通无不應者亦正而已矣蓋四說體也而又居陰而應初體說則害於剛果居陰則妨於流通應初則有所偏係故其戒在於正也夫感物也以正則无所不通苟憧憧然或往或來以有思之私心而感物則感道狹矣故思之所及者有以致其朋類之從思所不及者其能使之從歟非所謂无所不通也故曰憧憧往來朋從爾

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者夫係於私應則感道之為害於貞既吉於悔既亡則未為感道之害也夫苟憧憧然或往或來以有思之私心而感物則所感也狹故曰憧憧往來未光大也此繫辭之釋此爻所以極論感道而申之以天下何思何慮之說以明同歸一致之理也何謂同歸一致之理曰正而已矣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九五居中履正人君之感也夫人君感天下之道在

於廓然而大公而尤不可以有所比有所說也若有所比有所說則失中正之道矣五與二居感應以相與之地皆中正也故宜相與以中正之道感天下然五亦說體也若遠舍二而比說乎上非人君之感也夫上六處咸之末以口舌為容說之道所謂小人也而五也或以其近已也比而說之不可也故有咸其脢之象以戒之使背其心之所向焉脢背肉也與心相背者也上六在上五能背其心之所向而不以其

近已也比而說之則无親狎小人之悔而中正之道得矣象曰咸其脢志末也者謂五有咸其脢之象者以其志意之所向在於一卦之末故欲咸其脢以背去之也然則小人之不可比也如此人君以中正之道感天下若斯人者其可比而說之乎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上六以兌之陰柔居諸爻之上其在人者所謂居衆體之上者則輔頰舌是也故取以為象也夫上六感

之極也居感之極專以兊之口舌務為柔媚極感之事此小人女子之常態也故曰咸其輔頰舌曰輔曰頰曰舌三者俱舉以言无所不用其媚也夫以心思感人所感已狹騰口說以求感其能感人乎此感道之衰也

䷟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

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夫恒合震巽以成體震長男也巽長女也長男長女相與用事此夫婦之終也夫婦之終其道貴於有恒故恒之為義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此則即震巽二體與卦象卦義卦爻之用以言恒也夫咸柔上而剛下則少男處少女之下以

男下女為男女交感之義夫婦之始不得不然也至恒也則務為恒久之道故當正其位分使尊畀有序是則於咸有所反也故曰剛上而柔下震長男也而在上此剛上也巽長女也而在下此柔下也男女尊畀剛柔履位此夫婦居室之常道也所謂夫婦之終也雷風相與云者謂震雷動於上巽風隨於下二者相與以為用此男行而女隨之義也乃所謂恒也巽而動云者謂長女巽於内長男動於外在下者有巽

順之德而在上者有動為之才此所以能恒也夫剛不應柔柔不應剛此豈恒理也哉故恒之六爻剛柔皆應自初至上三剛三柔各居相應之地理之常也以卦體言之則剛上而柔下剛柔之常也以卦象言之則雷風相與雷風之常也以卦義言之則巽而動動巽之常也以卦爻言之則剛柔皆應又六爻之常也合此四者恒久之道然也此卦之所以為恒也恒之卦德曰恒亨无咎利貞而彖釋之曰久於其道也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者蓋道患不恒爾苟恒也則亨之效著矣恒而能亨乃无咎也恒而不可以亨者非可恒之道故也其能无咎矣乎所謂恒而能亨者何也曰利於貞是也苟失其正則非可常之道也故能久於其道者久此而已可恒之道利在於正若夫不恒其德與恒於不正皆不能亨而有咎也天地之道其所以能不已者以恒久故也人能常於其所可恒之道則天地之理在我而已豈他求云乎哉卦

之德又曰利有攸往而彖釋之曰終則有始也者夫利有攸往惟有常者能之此所謂不已也請即天地之道而明之今夫天地之道自百刻積而為晝夜自晝夜積而為寒暑晝夜之相為晦明寒暑之相為往來遲速進退機緘不停故終始相循如環之无端者此蓋有常而然也惟其有常故有往而利如此也如使有往而不利則有今日之晝夜而止爾又烏有來日之晝夜乎有今歳之寒暑而止爾又烏有來歳之

寒暑乎殆非所謂終則有始也故曰利有攸往惟其有常者能之伊尹之訓太甲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凡此皆以利往為常也至哉恒乎夫所謂終則有始非日月四時不足以喻之非聖人不足以盡之故彖至此又引日月四時之能久以明夫聖人之久而終之以觀其所恒而見天地萬物之情所以極言恒久之理也夫誠者天之道也日月之照所以能久者以其得天之誠也

使其不得天之誠則臨照之功安能與天地相為長久哉故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天之道惟其誠也故以此誠妙而為四時不窮之用所謂變化也四時之成功所以能久者以其變化之不窮也使其非變化之不窮則往來之敘又安能遷變推盪如是之悠久哉聖人之明日月也其序則四時也而其誠則天也故能久此道以為吾之常夫石以久溜而穿澤以久熯而乾一人持久於上而至誠之化其行有常則天

下化之而成其美俗矣何者久使然也由是觀之日月得是常故能久照四時得是常故能久成聖人得是常故能致天下之化成則天地萬物之情其能外是恒乎蓋天地之大萬物之衆其往古來今之變出生入死之説曾无間斷者皆其情也觀其所恒則可見矣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震為雷也而在上巽為風也而在下雷動而風隨雷

風之常用然也夫雷風有恒用故君子體之亦當有恒德方也者不易之地也君子所謂不易之地何也大學曰於止知其所止而其所止之目則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此不易之地也君子立其身於此地則所謂有常之德也外乎此以為常於中則為過於正則為拂非可常之道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恒之彖曰剛柔皆應謂下體之一柔二剛與上體之一剛二柔各居相應之地也然夷攷諸六爻而求其所謂相應之義則俱无有也何哉豈易之旨淵微而未易以文字索之邪不然其旨隱焉而明學者未之詣邪又不然易更數聖人前後立辭命意各各不同邪蓋嘗思之俱不然也易之為易未易以槩論之故也夫易以應而論爻固也恒之彖所謂剛柔皆應亦固也然爻之所指或不於是義而取義焉者吾必左

右勉強而附合焉亦過矣此世儒之失也而愚也亦何敢效其尤邪初六之在恒亦不過取其巽入之義云爾蓋初巽之主也當恒之初而以深入為恒故曰浚恒而象曰始求深也浚深也夫日月四時之所以能久者夫豈一日之故邪令也當恒之初而遽焉求深猶之造事也未嘗有一日之勞而遽求其事成猶之為學也未嘗有一日之功而遽求其造道猶之與人也未嘗有一日之雅而遽求已合猶之事君也未

嘗有一言之投而遽求我從是也夫造事而欲其有所成為學而欲其有所造與人欲其有所合事君欲其有所從固所當然也此在理所謂正也然以未嘗為恒則望之太深責之太遽俱不免於无成而已此於正而凶又曰无攸利也然則如之何而免是患也曰養之以誠敬持之以悠久而已矣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九陽動之才也二陰靜之位而且得中也所謂動靜

之適中者也夫所貴於常者非以常為常也以中為
常故也若動靜而或失乎中此非可常之道也惟能
以中為常則孔子所謂君子而時中是也子曰中庸
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於中而不能久焉其能无不
足之悔矣乎九二之在恒也以陽動之才處陰靜得
中之位是謂適動靜之中而能久乎中者也能久乎
中則无不足之悔矣故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夫中
也者天地萬物之所共由天地之所以長久日月四

時之所以不息聖人之道所以亘古今而无弊者以是中也九二其能久乎此則天地萬物之理盡在我矣庸有不足之悔矣乎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以九居三在恒所謂貞也然而於恒无益焉則所謂貞云者亦未足多也何也九陽也三亦陽也以陽動失中之才而責之以能恒過也故曰不恒其德謂其

以剛處剛當巽之極其究也躁而不能恒故也夫君子自立於天地之間所以俯仰无愧驗之千古之聖賢之心而皆合者徒以此心存焉爾此心不存則无所執守在已者以為不足為吾累而不知羞辱承吾後矣何所逃此患邪故曰或承之羞由是言之則九三於恒无益則所謂貞云者亦奚足多也故曰貞吝吝謂不足多之也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三之不

恒其德則親戚不親朋友不友人類不人辱孰甚焉所謂州里行乎哉其曰无所容也深絶之也然則人而无恒果何所利也哉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九陽動之才也四陰静之位也九以陽居陰與九二同而位不得中與九二異夫四之所以為恒也而與二異則處動静之道所失必多矣故以田无禽喻之夫田狩之事為禽設也田而无禽謂无功也然田非

无禽也動静失中則冝有而无也四處動靜之道不得如九二之中則其所久非所久也安得而有功邪故曰田无禽夫其所久也而得得中之位則於久為有功其所久也而非得中之位則於久為无益由是言之以常為常不若以中為常也其旨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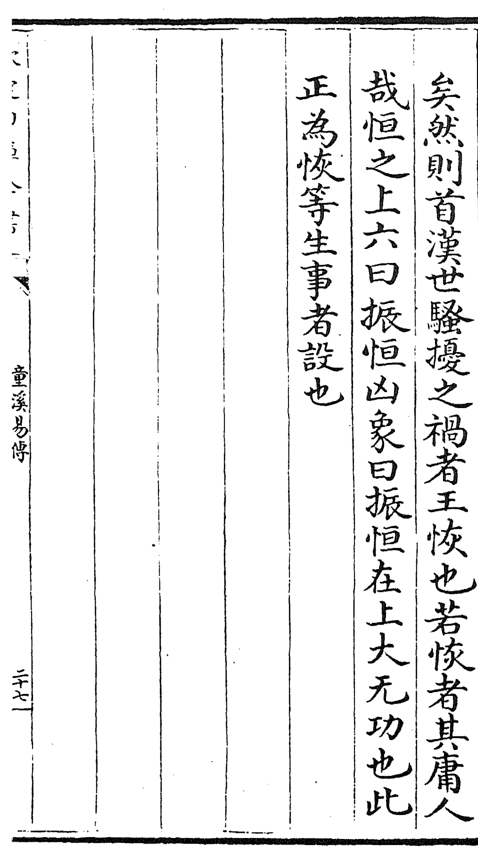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恒其德與不恒其德反也何也九三之剛太過而六

五以陰居中故也夫五以陰居中則婦之象也婦人之道守正從一此身有盡而此道不改以此為恒不知有他也此婦人之吉德也故曰恒其德貞婦人吉雖然天下事變其來為无窮君子之處事也亦當與之為无窮夫然後不失吾恒焉魯之男子學栁下惠而乃不學下惠遂號為善學下惠者則下惠之道豈可常也蓋以吾之常而學彼之常又何害其為常也若學下惠而泥下惠豈足為善學下惠也哉此所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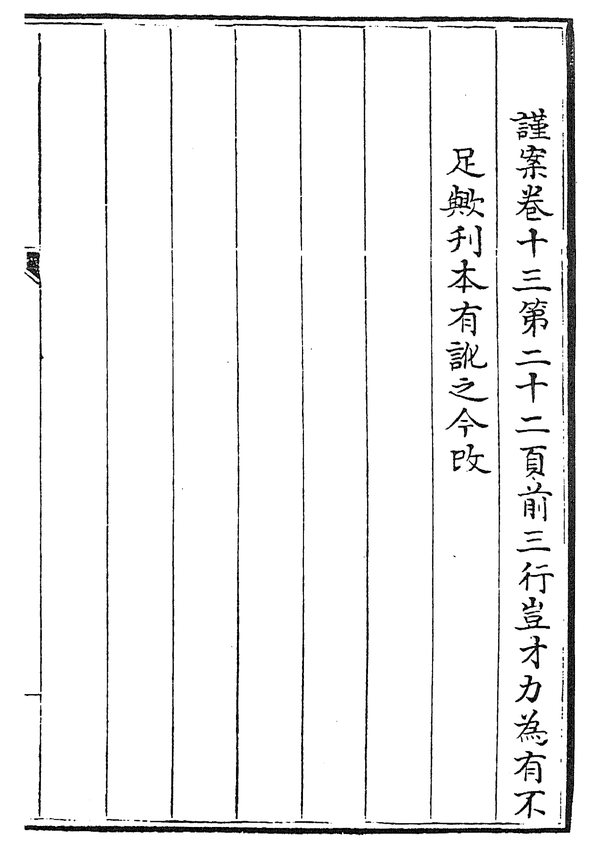
制義也夫有一事必有一義此豈可泥也夫子之職
制此義者也若曰從一以為常若婦人然也則夫子
之職曠矣故曰夫子凶五君位也易於此設人君泥
常之戒故以婦人夫子兼言之詩之大序曰言之者
无罪聞之者足以戒則六五之爻辭是也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人有恒言天下本无事庸人擾之上六以陰柔之才
居振動之極而且在一卦之上此所謂擾亂天下之

庸人也故曰振恒凶謂以振動為恒而擾亂天下者也夫當天下守常而无事之時而以庸人加諸上位彼庸人者豈能為吾守常而无事也哉天下被其擾亂之禍也必矣如大漢之業至建元元光閒已七十餘載矣文景恭儉富庶之餘天下廓然无事而王恢一唱馬邑之謀以致匈奴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財賂耗衰而不贍入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武力進用法令嚴具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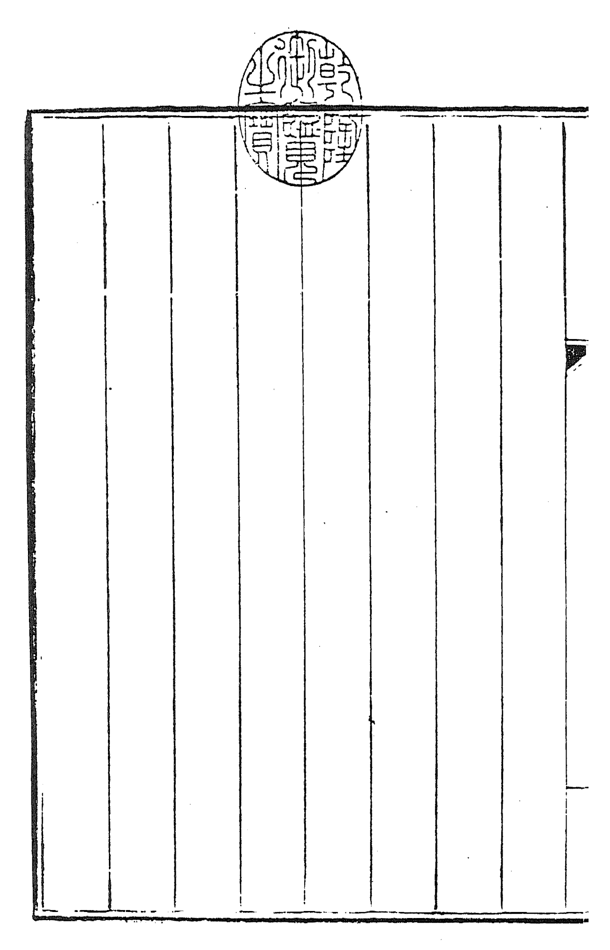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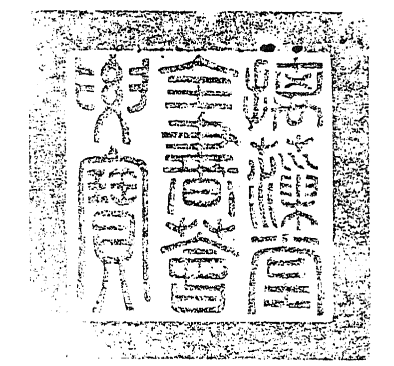
利之臣自此而始而桑宏羊孔僅輩言利事析秋毫矣然則首漢世騷擾之禍者王恢也若恢者其庸人哉恒之上六曰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此正為恢等生事者設也

童溪易傳卷十四



謹案卷十三第二十二頁前三行豈才力為有不足歟刋本有譌之今改





覆校官檢討臣陳夢元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録貢生臣孟啟疆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童溪易傳卷十五至十七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百三十五 經部

童溪易傳卷十五

宋 王宗傳 撰

☶☰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嗚呼吾於易之遯而知聖人憂道之心深且切也而其憂天下之心尤深且切也夫陰陽之進退人事之消長君子小人之勝負何嘗无此而聖人之於遯也必欲君子之崇重其義者而懼其或有以浼辱夫我

也以謂不如是則殆亦與小人无以異也其用心深且切如此此非特為君子憂也為道憂也夫天下事勢既已乖且非矣宜若不可為矣而聖人於此猶有遲遲冀望之意凡可以致力者无不為也又以謂不如是則天何生於君子而天下亦何賴於君子也其用心又深且切如此此非強聒以逆天也為天下憂也嗚呼此吾於遯而知聖人之心有如是不一之憂也經曰遯則退也則遯者陽退之卦也然二陰雖長

其勢尚微四陽在上其勢猶盛何遽為此退避之計
邪經曰往者屈也來者信也當此之時若以勢論則
不論盛衰論屈信也蓋二陰雖微其勢來而信四陽
雖盛其勢往而屈也所貴乎君子者知時而識機也
故當此之時退藏以信吾道吾身雖退而其道則亨
矣故遯之所以能亨者以遯而亨也吾故曰聖人之
心為道而憂者此也雖然當遯之時君子處之亦未
有必遯也何者二陰之長為遯則六二者遯之主也

九五以剛陽之德處中正之位所謂剛當位也下與六二居相應之地而以中正相與則當此時也而猶有此人也夫豈不足與有為乎夫苟至誠相與而盡其所謂扶持安全之道則天下亦未遽亂而國家亦未遽亡也此盡人謀以聽天命者也故曰與時行也小利貞者指六二而云也六陰也故曰小以六居二正也故曰利貞其曰小利貞云者猶之曰當此之時大者之志雖在於遯而亨而小者茍利於貞而无有

他也則雖當陰道浸漸而長之時猶可助五以有為而為是扶持全安之計毋棄是正以害君子而與君子為仇可也此聖人責望六二之辭也吾又曰聖人之心為天下而憂者此也夫當遯之時所謂遯之大義也則亦有二焉而已矣二者何也曰速而去之所以遠害一也遲而不去所以救害二也二之義也當遯之時无大於此二者故聖人又嘆之曰遯之時義大矣哉程河南曰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

戒而聖人之意未遽已也故有與時偕行小利貞之教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之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為之孔孟之所屑為也河南此釋其得孔孟之心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山固高矣然而有所止也若天之高則蕩蕩蒼蒼而无所紀極焉故語天下之物極尊極高極遠極大者

惟天也遯之象有取於天下有山云者天非有心而與山較高下也而山之於天自有不可侵不可及之勢焉其曰天下有山則吾非汝去也而汝自不吾及也故為遯之象君子之於小人也亦然由君子之心以視小人憐其愚憂其害憫其平日用心之非有一善未大於毫髮則為之咨嗟嘆賞而曰此所由以為聖為賢也其用心如此何嘗惡小人也雖然吾不汝惡似與汝合矣而卒非汝合也其剛正嚴毅之氣有

不可犯豈得而親狎之乎猶之觀天也自下而觀之以為山之巔即天也乃據山之巔以觀天而天愈高愈逺愈不可及矣此君子與小人遼絶之勢然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尾之為物在物之後事體之最小者也六在初之象也大壯以初為本上為末如乾如比之類則以上為首夫上在一卦之上也既以為首則在遯之初為尾之象矣蓋遯以居前者為先遯居後者為後遯初六

在一卦之上故為尾之象也夫陰道浸長陽懼罹害
故為是遯避之計而初六以陰小在下何預汝事苟
亦遯焉過計也但處一卦之後而以厲自警可也若
不知以危厲自警則觀陽之遯而吾亦遯焉此非遯
也乃追陽之逋也夫追陽之逋則與陽為仇矣此聖
人所甚惡也故戒之曰勿用有攸往以言汝之往則
陽不利矣惟能以危厲自警无傷陽之心而自安其
瑣尾之分則是不往也不往則陽亦遂其遯避之計

何見傷害也故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初六陰之始長也聖人防之遏之而微其辭曰遯尾厲又昌言以戒之曰勿用有攸往至爻賛又曉而譬之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此非為小人謀為君子謀也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遯之所以為遯者在此一爻也聖人於彖既戒之以小利貞爻辭又戒之以執之用黄牛之革所以責望

六二也深矣以謂不如是則自此以往棄正害陽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而為否矣故此爻獨不言遯而以固執其志取義焉牛順畜也黄中色也革堅物也以六居二而以中順之志自堅而至於莫能脫去焉則陰道未至於遂長而君子未至於不利矣夫陰陽消長此天道之盈虛也在聖人亦豈能加損益於其間然於陰長陽退之卦則深致之意焉故於初六則戒之以勿用有攸往於六二則戒之以執之用黄牛之

革使之在下位而不敢動焉以謂苟縱之使動則其禍亟矣故婉其辭而戒之嗚呼聖人好惡之旨盡在是矣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九三艮之主也艮止也止於內體而為二陰之主故當遯不遯有所牽係而不能遠去夫以剛陽之才而牽係於陰小之人此所謂有疾厲也謂情有所溺而

志有所昏故其疾至於耗憊而危亡无日也夫陰小之人所謂臣妾是也初與二處已之下而九三為之主則畜臣妾之象也當陽進之時不知退藏以遠禍而乃係志於陰小之人不知疾生於所溺而危亡將至甚矣其惑也蓋陰小之人怙寵而得志則陽道必至於衰危此豈九三之吉邪其曰畜臣妾吉者以言在臣妾則吉在九三則危也夫陽大而陰小陽貴而陰賤以九三剛陽之才而係志於陰小之人豈能及

於遠大之謀邪夫九三所謂遠大之謀何如也曰遯藏以遠禍是也不為此舉則必致疾憊而危亡无日矣故曰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亂世之君子不知全身遠害而貪位慕祿日與小人為偶而忘其明哲保身之道如西漢之揚雄東漢之范滂唐之王涯賈餗是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四屬外體已遯在外矣夫身既遯夫外寧復內顧乎

故雖有初六之應舍之而不顧矣故曰好遯好如姻好之好謂與初相好者也夫君子有所好愛然義當遯去則舍其所好而去之不疑所謂以道制欲以義斷事者也故曰君子吉若小人則不然牽於所愛昵於所私如所謂係遯有疾厲是矣此不知通變者然也故曰小人否謂不通也九四復設小人之戒者以陽居陰而復應陰懼其或泥而不通故有此戒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傳曰嘉偶曰妃六二九五之嘉偶也舍之而遯焉故曰嘉遯夫六二九五皆中正也而居相應之地以中正之道相與可也而五又何為而遯去夫二也曰當此之時六二以靜為正者也而九五則以動為正焉以靜為正者嫌於動也動則害陽矣以動為正者嫌於靜也靜則見害於陰矣此遯之時義也故九五不得不遯去夫二也若不以遯去夫二為義而惟其應之相求焉則消長之義亟矣象曰以正志也云者言

當此之時陽之志以遯為正遯則不失正矣程曰遯
非人君之事故不言君然人君之所以避遠者乃遯
也蓋嘗論之人君之所以避遠者何事也曰天下之
治亂社稷之存亡君子小人之賢否生靈之利害吾
身動靜之吉凶避凶而從吉除害而去利舍否而用
賢戒亡而圖存去亂而即治其所避遠者此其凡也
在彖則曰剛當位而應謂應夫二也而在爻則以避
去夫二為義而不取乎應者非相戾也當時行則與

時行當正志則正志固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昔揚子雲以范蠡遺文種書而曰至蠡策種肥哉蓋嘗論之夫為人謀而不忠乎莫若蠡之策種也而謂之肥可乎且以蠡之身既遯於五湖之上其姓名既遯而為鴟夷子皮又遯而為陶朱公矣三徙成名貲累鉅萬散而復積是遯也可謂肥矣可謂无不利矣然而文種今日得書明日復得賜劒而不得為子皮

朱公之肥者蓋教人疑人是乃所以促人之死也蠡遺種之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此教人疑人也夫蠡教種疑勾踐是乃教勾踐疑種也種今日得書明日復得賜劒又何怪乎遯上九之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則以蠡策蠡可也所謂无所疑也以蠡策種不可也所謂教種疑勾踐也夫教種疑勾踐是乃教勾踐疑種也豈得謂之无所疑

也乎吾故曰為人謀而不忠者莫若蠡之策種也子雲身居亂世竊禄茍容欲為遯去之計如大夫蠡而不可得日懼文種之禍至故其取舍貿亂方寸不寧无慼乎有是云也然亦可哀也哉耿希道曰上九最遠於内不係於陰无所疾憊故稱肥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四陽之長為大壯壯盛也陽居其四而陰則二爾此

陽盛之卦也故曰大壯也夫物之壯也其基厚則壯自初至四皆陽也其基厚矣故其壯為大剛以動故壯此合乾震二體之用以言壯也夫下剛而上動則上動而下不揺非壯者能之乎然大壯之道利於正而已矣壯而不利於正則強暴之為爾此豈大者之事乎所謂大者在爻則剛陽在人則君子是也正大云者正而大也正而大則其發用也无適而非正矣所謂无適而非正者天地發生之用是也今夫天地

之發生也生而為春長而為夏揫而斂也而為秋與冬此所謂天地之情也時乎春也則生時乎夏也則長時乎秋與冬也則揫而斂而未嘗或失吾正焉故萬物於此莫不各正性命而无夭閼之患此正之大也故欲見天地之情即正大而可見矣此天地之所以為壯也使其非壯則正大之理安能如此之不窮乎程曰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至大至正也正大之理學者默識心通之可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天健物也以雷之威而在其上威而健者也故為大壯之象天下暴亂之禍惟禮可以已之故語天下之壯者莫如禮禮天理也君子克去已私事事欲與天理合為一此又非勇而健者不能也其曰非禮勿履則凡一舉足必惟禮之是循也以謂履之非禮之地則必至失足而陷於禍敗矣此非所以為壯也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初九以剛在下而勇於前進用壯于趾之象也故曰壯于趾夫以剛用壯雖在上猶不可况居下乎征往也以此而往其凶必矣故曰征凶有孚孚信也謂信其征之凶也所謂征之凶者困窮而致敗之謂也故又曰壯于趾其孚窮也謂信其有困窮之凶也語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醫子曰不占而已矣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以言人而无恒則不占而信其有羞也大壯之初九曰征凶有孚曰其孚窮也則亦不占而

信其有困窮之凶也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夫居柔而處中則剛不為過九二是也大壯陽盛之卦也夫苟又以陽居陽則剛過矣王輔嗣曰未有違謙越禮而能全其壯者也故陽爻皆以居陰為美夫陽爻而居陰非九二與九四乎然九四之比九二又不如二之中矣故九二之所以貞吉以中也而九四之貞吉又必以悔亡繼之謂以九居四非中也故有

悔以其吉於正也故悔亡然則以剛履柔而不用壯以為壯此所謂壯之正也而又得中焉何吉如之程曰貞非以九二為戒乎曰易取所勝為義以陽剛健體當大壯之時處得中道无不正也在四則有不正之戒人能識時義之輕重則可以學易矣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

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九三以剛處剛此雖正也而過乎中剛之過也夫他

卦以剛過而居多凶之地皆不免於危厲況大壯陽盛之時乎故以小人目之而曰小人用壯君子知危知懼而不以壯為用者也故曰君子用罔罔无也謂无所用也猶之曰罔有所用云爾其所以罔有所用之者居剛正之位而當以危厲自警故也故曰貞厲苟不知此則用壯之過而有羝羊觸藩之象矣夫九四居前間在二卦之間而為二體之限此藩象也藩之為物也不純乎柔亦不純乎剛九四是也而三用

壯以觸之其能全其壯鋭矣乎故有羸其角之戒程曰凡物莫不用其壯齒者齧蹄者踶角者觸羊壯於首羝為喜觸故取為象夫兌為羊九三乾也乃取羝羊為象六五上六震也而亦取象於羊坤為大輿而九四震也則曰壯于大輿之腹易之取象大率類此故坤非馬也而曰牝馬離非牛也而曰牝牛頤之初九震也而有取于龜六四艮也而有取於虎凡此類者豈泥諸爻象以求之乎求之不得則卦變動爻伏

象互體无所不取而聖人之意愈失矣此學易之大戒也世之嗜奇好異者徒知左右附會而僅得之則曰學易者當知是也而何以正直坦夷之說為哉此予之所否也王輔嗣曰義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而或者定馬於乾按文責卦有馬无乾則偽說滋蔓難可紀也輔嗣此言不可謂不知易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

羸尚往也

大壯之卦德曰大壯利貞謂以陽居陰其在此時不用其壯故得謂之正也於正既吉則於悔斯亡矣四之所謂悔者以其不得如九二之中故也故必於貞既吉則不中之悔可得而亡之矣六五以陰虛居前藩決之象也藩限既決則陽道尚往而无阻礙之傷矣故曰藩決不羸四不取羝羊之象而但曰藩決不羸云者四居陰處謙非九三用壯之比故也此所謂

以正為壯者也夫四震動之主也而當四陽上進之時以正為壯前无所礙故有壯于大輿之輹之象輿善載而能行之具也輿大而輹壯前无所礙當陽長之時故曰尚往也四謙虚之位善載者也故為大輿乾以三陽居下輔上而能行者也故其輹壯此所以尚往也夫在事有是理則貞吉悔亡是也在時有是勢則藩決不羸是也在我有是器則壯于大輿之輹是也由是理乘是勢而用是器此君子之道所以獨

盛於此時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程曰羊羣行而喜觸以象諸陽並進五以柔居上若以力制則難勝而有悔惟和易以待之則羣陽无所用其剛是喪其壯於和易也以言人君治壯之道不可以剛也此說似矣然按旅之上九有曰喪牛於易凶謂旅人於其平易之時而喪其在已之順德令旅以剛亢在上故莫之與也夫上九之牛旣於上九取

義而无與於他爻則六五之羊亦不當於羣陽取義
也審矣又況九四方當尚往之時而有大轝壯輹之
象五君也決其藩籬以來之不暇豈容阻遏其上進
之勢乎果有此心則失人君進善納賢之道矣大抵
羊剛很之物也五君位也而以六居之則於其平易
之時務喪去其自己剛壯之勢而不用惟以謙虛无
我自處使下之羣陽由己以上進而略无阻礙之勢
此九四所以有藩決之象者蓋指六五之謙虛而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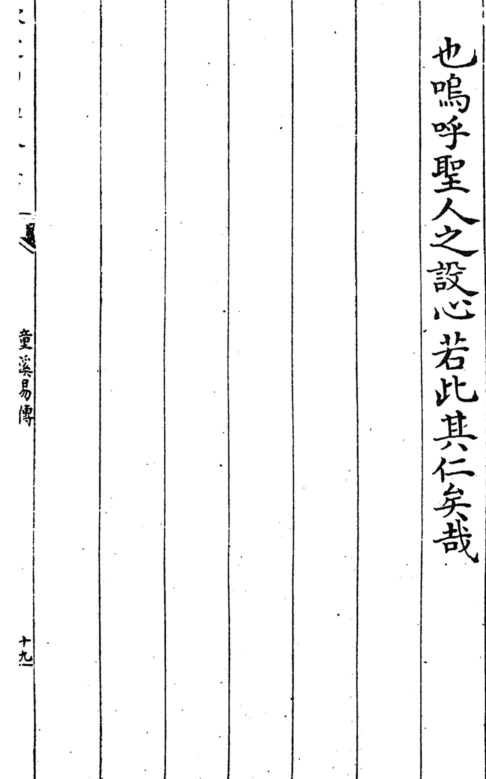
也夫當陽長之時茍以妨賢拒善為心則不能喪其在己之剛壯而以謙虛為用也必矣其能无在上之悔乎其曰位不當也者正所謂去其剛壯之勢而不用也夫惟如是則當陽長之時其能无悔冝矣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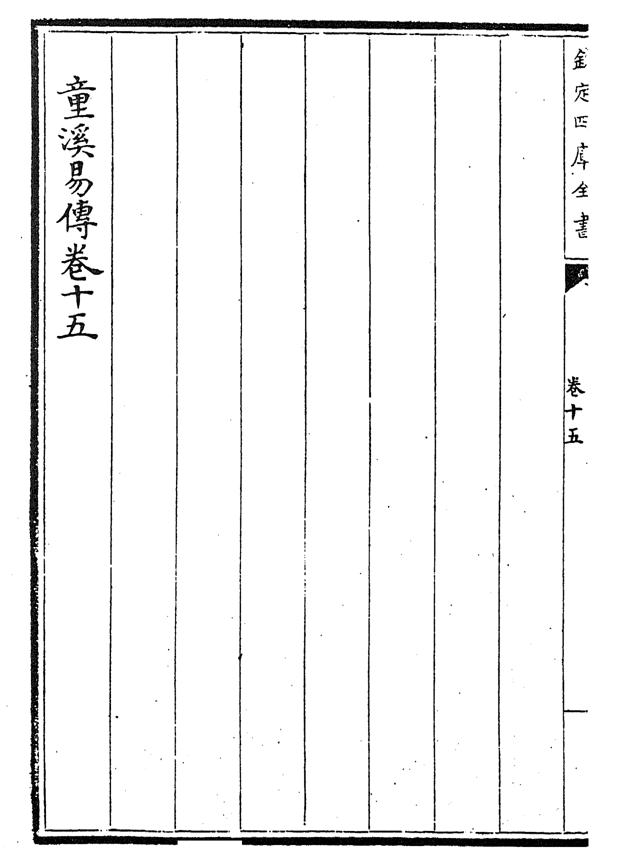
上六陰柔亦取羝羊為象者居震之極壯之終也夫震之極則不能自止壯之終則終於用壯故亦稱羝

羊然上六之藩何所取也曰處陰虛之地旁若无物
而躑躅用壯然不能退而自止復不能進而遂意進
退舉无所利亦若有所限隔而然也故亦設觸藩之
象焉然羝羊觸藩以其有剛銳之角也今不以角取
象則是无角也夫无角而務觸藩此上六陰柔而用
壯之象也以其用壯故曰羝羊以其純陰故不以角
取象也小人之用壯也亦未必皆有剛壯之才如九
三然也狂躁妄動不能詳審以自安愚分而至於進

退舉无毫髮之利以自貽厥咎者則大壯上六是也中庸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乎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此皆不能詳審之過也然易於此又有艱則吉之戒者閔其用心之非而開其自省之路也夫不量已之賢愚不度勢之可否則於進退之間亦何所利哉如知其非所利也而艱畏以自處而戒其妄動之失故易於此又以吉予之而曰咎不長也以言若上六之為也本有咎也如知



其非利也而艱畏以自處則其咎可以損去而獲吉也嗚呼聖人之設心若此其仁矣哉



童溪易傳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百三十六 經部

童溪易傳卷十六

宋 王宗傳 撰

䷢ 坤下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晉合離坤而成體離明在上坤順在下上明而下順文明之主作於其上而順德之臣相屬於下王者寵遇諸侯之日也夫晉之為義則進是也猶之曰需須

也明出地上即坤與離之象以明晉也順而麗乎大明即坤與離之義以明晉也柔進而上行又即六五之爻以明晉也夫明出地上則萬物咸仰此大明在上之象也故曰順德之臣當此時得以附麗於大明之君而相與以成康民之功焉故曰順而麗乎大明其在爻則六二受兹介福于其王母六三衆允之志上行也是也柔進而上行謂六五以柔順之道進而行乎上而離之中爻方其乾坤之相索也亦實自坤

來今居五位故曰柔進而上行也夫文明之主作於其上順德之臣得所附麗而被其寵光焉而五也又以柔順之道行乎上而逮乎下故曰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夫諸侯者王者所與共安此民也故曰康侯當晉之時所謂侯者各以順體而奉承於上而无有異志焉又所謂治世之臣也夫馬有行地之才而又有承上之德王用錫之馬也而又至於蕃庶多焉者所以稱其才而表其朋類之紛如也不

惟錫予如此之多且厚也又見覲禮書旨之間其接遇之也至於再三焉則寵遇之隆一至於此為諸侯者何修而得此於大明之主哉曰以其能為治世之臣而有安民之功故也故易於此謚之曰康侯其曰晝日云者正明出地上之時也在詩之崧高其三章曰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其四章曰王錫申伯四牡蹻蹻其五章又曰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此詩為宣王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而作也烝民之詩其三章曰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七章曰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又曰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其卒章又曰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此詩爲宣王能任賢使能而作也至於韓奕之詩其一章曰韓侯受命王親命之其二章曰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其三章又曰其贈維何乘馬路車其卒章又曰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

以其伯此詩為宣王能錫命諸侯而作也至於江漢之詩也其二章曰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其三章曰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其四章曰王命召虎來旬來宣又曰肇敏戎公用錫爾祉其五章又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此詩又為宣王能命召公平淮夷而作也夫即是四詩以觀之則申也甫也韓也召也其在周宣之世所謂康侯也而宣王也又能施寵遇之禮如此其隆且至

也則周家王業之所以能再隆而有光者此固諸侯之力也然究其所以然則宣王實使之故序詩者於崧高之詩則曰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於烝民之詩則曰能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於韓奕之詩則曰能錫命諸侯於江漢之詩則曰能命召公平淮夷其曰能云者蓋以其功歸之宣王也若宣王者其能寵遇諸侯如此在易之晉則所謂文明之主也不然何以有是之文明燦然以逮下也哉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地者隂晦之所也明出地上則離隂晦之所矣夫所謂隂晦之所者何也其在人也則冥然无所覺知之地是也夫无所覺知之地既已冥昧則雖父不能詔之子雖兄不能曉之弟非其中心自能明了如明出地上駸駸而日進焉則不可也故曰君子以自昭明德夫人性本明其或不能遽然而明者是必有所蒙蔽而然也今也在晉之時其進有漸始於晦終於明

其於吾之所謂固明者而不失其明焉此自昭明德之謂也程曰明明德於天下昭明德於外也明明德於己故云自昭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晉也者以柔進也以柔而進則與六五同德矣初六之進也乃與九四居相應之地夫九四之在晉也非所謂以柔進也故目之曰鼫鼠而初與之居相應之

地則嫌疑之不免也故戒之以晉如摧如貞吉又戒之以罔孚裕无咎言當升進之時爲初六者固當痛自摧抑獨行其正无涉於九四然後吉也罔孚裕无咎者无與九四相孚也无與九四相孚則獨行吾正自有餘地不如鼫鼠之貪且畏也故能裕而无咎不然則窘束迫促若无容身之地矣未受命云者吾既痛自摧抑獨行吾正進退有地則在已无過而在人亦不見咎惟未受命者能之初六在下其位甚卑謹

其所予乃其分也上命未至而諂以求進非善處下之道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夫既得是位而懼其无以稱是位既得夫君而憂其无以報乎君此君子所以自盡為臣之道者然也當晉之時其道上進在他人以為喜而在君子以為愁者非以為偽也寵遇既厚則其憂懼有加故也夫食

人之禄必懐人之事乘人之車必載人之憂凡委質以事人者舉皆然也而況六二處中正之位而上有同德之主寵遇於已也既厚則其憂懼可以自已乎故曰正吉謂以中正之德處中正之位必如是而後吉也王母六五也以柔居尊位故曰王母六二知憂知懼以中正而獲吉者是乃受此介相之福于六五故也彖曰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其受兹介福之謂乎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當晉之時又其同德者也坤為衆三居坤極順之至也以順之至而上同乎五此同類之所從也故曰衆允之悔亡云者六三居非正中而與五且非其應然當柔進之時順德既至而衆臣從之以上進五雖非其應乃其同德者也故其悔可亡或曰志上行也烏知六三之志非進與上九為應乎曰六五晉之主也彖曰順而麗乎大明大明五也

當晉之時初以卑而在下未受命也猶知舍四而獨行乎正三居人臣之髙位而乃不知惟五之從舍乎同德之主而應乎進不以柔之人乎夫苟舍同德之主而應乎進不以柔之人則衆亦不允之矣能使悔之亡乎必不能也噫此爻又不可以應論也學易者當權輕重之義以論爻可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當晉之時諸爻皆以柔進也而九四上九獨以剛進

焉於晉之時義悖矣雖然就此二爻論之上九處一卦之外其進也非有廹乎五也而所謂廹乎五者惟九四焉葢九四以炎上之性上侵故也然五君位也當晉之時所謂文明之主也其寵遇之禮所以逮乎下也亦既厚矣而下之所以相率而順附乎上者亦衆矣而四也豈能為之患乎故以進之時而以鼫鼠目之鼫鼠正詩人所謂鼫鼠也食我黍食我麥食我苗貪而畏人之物也子夏傳亦作碩鼠是也夫當桑

進之時而九四處近君之位而獨以剛進焉其冐進竊位如此而五又有不可犯之勢則貪而畏人故有鼫鼠之象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者謂當柔進之時獨以剛進失進之義故於貞為厲於位為不當也然則當此之時居此之位如之何而可也曰以六居四以柔而進則於位為正當矣何厲之云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凡經所謂悔云者有所不足於此也所謂恤云者有所係念於此也晉之六五以柔進而上行宜若於剛德有所不足也然柔而得中則柔不為過故曰悔亡六五離明之德无所不照如日之升光被萬物亦未嘗以察察為明也故曰失得勿恤夫恤其得失則明之所及者自以為德而明所不及者則以為失過矣故以勿恤戒之惟夫不以得失為恤也則大君之道无往而不吉亦无往而不利矣夫茍恤其得失而以

察察為明則天下或有蒙其禍者矣如漢宣之核實而蕭韓諸賢俱受其戮如顯宗之慧察至自撞郎而鍾離意輩得以為言至如德宗以強明自任疑蕭復之輕已謂姜輔為賣直至用盧杞趙賛則至於敗亂而不知悔是也安能慶及臣庶乎故象又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曰有慶云者則无是漢唐諸君之失矣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晉也者以柔進也上九以剛而進進至上九无所復進也故有進其角之象角之為物在物之首剛而銳者也此以九居上之謂也程河南曰伐四方者治外者也伐其居邑者治内者也言伐邑謂内自治也晉之上九晉至其角无所復進矣惟能自反自克而内自治焉則知所以危厲自警而獲吉矣此所以无剛進之咎也然在柔進之時而以剛進焉又必自反自克而後可以无剛進之咎則於正道固有所虧而未

光者矣故於貞為吝惟以自反自克為用者蓋所以救其正道未光之失也夫晉至上九進極必退窮上反下易之道然也剛又知變故上九之爻辭如此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内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晉者明盛之時也明君在上故羣賢於焉而並進明夷者昏暗之時也暗君在上故賢者於焉而見傷此

明入地中與明出地上反也夷傷也明而傷焉當此
之時其在人君則為昏暗其在賢人則為晦藏也明
入地中此合離坤之象以言明夷也內文明而外柔
順此合離坤之用以言明夷也利艱貞晦其明也此
又即以六居五之義以言明夷也夫離在坤下明入
地中之象也明入地中則其明滅矣故為明夷以二
體言之內體離也故內文明外體坤也故外柔順其
在人也則文明之德蘊於內而不耀柔順之心施於

外而无忤傳所謂有君民之大德而又有事君之小心是也以此道而蒙犯大難用能脫其卮禍而不失其明聖此文王所用之道以處暗世然也故曰文王以之明夷之時暗主在上賢者切而近之不敢逃去故利於處艱卮而不失其正謂能隱晦其明而然也其在爻則六五切近上六而以陰晦居五是也夫箕子紂之諸父也當是時也罹此家難故曰内難然正其志以自守不敢逃去而亦獲免害焉非能晦藏其

明者能之乎此箕子所用之道以事暗君然也故曰箕子以之經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明夷之六五曰箕子之明夷而夫子之於彖又以文王箕子兼釋之而紂之事愈彰彰矣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

昔者嘗即三不欺優劣之論以論涖衆之道矣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

民不忍欺魏文帝問羣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鍾繇華歆王朗對曰臣以為君任刑則下畏罪而不敢欺君任察則下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德則下感義而不忍欺優劣之縣在於權衡非徒低昂之差乃鈞銖之較也夫任刑固非涖衆之道矣而任察尤非涖衆之道也涖衆之道在於有寛厚含容之德而不任察以為明也夫苟无寛厚含洪之德而徒任察以為明則以人不能欺之為得計也而不知人情由此詭誕而

不安疑懼以生變而羣起以軋我矣此又非計之得也由此觀之則莫明於用晦而莫不明於任察也昔有問安邊之策於班超者超告之曰凡居邊者類非忠臣孝子察見淵魚不祥問策者笑曰此但平平爾忽其言不用而邊果以叛聞豈非莫明於用晦莫不明於任察乎明夷之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信乎用晦而明也凡居人上者不可不知此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初九居明夷之初初見傷者也上六暗主之在上也初之於上位卑而勢隔然明者見微而慮早故為是飛揚之計龔深甫曰明夷之難在上而初極遠之宜下而不宜上者也故明夷于飛垂其翼不宜上而就下也夫君子于行謂去其祿也三日而不食謂去其祿位則義不食其祿故也謂之三日則雖飢而死不

顧也此初九在下位之事也夫當暗亂之世處下位而无益於人之國家而力又不能復還夫暗主之明則義當引去夫苟復為是往就之計則主人亦莫我信矣何補乎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以伊尹之五就桀也終不能移桀而之善徒以促其亡爾以三仁之在商也所謂周親也而不能回商辛之聽而免宗國之覆踈遠之臣其如之何得以免害幸矣此初九之君子所以義在引去而不顧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六二文明之主也彖曰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傳曰有君民之大德而又有事君之小心則六二是也蓋以六居二又為柔順之至也而夫子釋之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此爻非文王而當明夷之時其誰當之而諸家或以初爻為伯夷太公此爻為太顛閎夭夫以初爻為伯夷太公猶可也何者以其避紂也

以太顓閡夭當此爻此何義哉豈不以在下體而輔
諸九三乎未也蓋諸家或以九三為文王之爻非也
此徒泥不可疾貞一言而謂此文王之事也此未識
爻義也夫九三武王之爻也非文王事也欲盡文王
小心事紂之義而以救世為心又能脫于厄禍而不
失明聖則非六二一爻不足以盡之夫股在下而有
行之具也明夷于左股則左股嘗見傷矣此所謂羑
里之厄也六二陰也故曰左股然左股見傷而強壯

者猶无恙焉則所以為文王者猶故也謂非禍難之所能害也雖然彼君也我臣也天命未革則為臣之分吾所不敢違也而上以承乎君下以安乎民此吾之心不敢不自盡也當此之時用拯之道豈敢不用力哉所謂用拯之道何也曰上欲拯吾君而為无過之君下欲拯斯民而為无難之民此吾所以不敢不用其力也此文王自盡之道然也故曰馬壯吉夫馬之所以吉於壯者徒以能拯載乎人也而文王之心

亦曰吾之用力上以承乎君下以安乎人者蓋不敢不如是之自盡也以吾之順德而不敢失乎為臣之則者然也而賛易者則推原其本心而因其馬壯之吉也而賛之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此可謂得文王之本心也吾故曰六二一爻在明夷之時非文王不足以當之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他卦九三與上六為正應在明夷則為至明克至暗之象也蓋九三明之極也而在下卦之上上六暗之極也而處窮極之地此以明除暗之義也程曰斯義也其湯武之事乎是也九三離也離明方也在明夷之時而興除亂去害之事故曰明夷于南狩然南狩之志在于得其大首而不可疾貞之也上六居一卦之上大首也當明夷之時所謂暗亂之魁者也故當克而獲之不可疾貞者耿希道曰以明除暗如晝夜

之進退何可疾哉按史記載盟津之役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暴虐滋甚於是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師渡盟津諸侯咸會武王乃作泰誓故泰誓一作而殷亡矣此所謂不可疾貞也若疾以貞之則武王為不知天矣夫聖人之志亦志於除亂去害而已矣若志不在此則悖亂之為也故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猶之曰九三之志

所以大得者以南狩也曰南云者謂其有是明也曰狩云者謂其除亂而去害也然則有湯武之德然後可以為湯武之事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六爻自初至五當暗亂之世明者見傷故初曰明夷于飛二曰明夷于左股三曰明夷于南狩五曰箕子之明夷惟四也以陰居陰屬坤陰之體无明之可傷

而爻辭但曰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此正以陰邪柔從為事程河南所謂邪臣之事暗君必先蠱其心是也而諸家或泥于出門庭之一語而曰此微子去商歸周之義也則亦誤矣夫邪臣之事暗主其能易獲其心意者蓋必有深入而陰中之計也左陰所也腹善容納者也入于左腹謂六四之所以見納于上者以柔邪之道從陰僻中而入也夫如是故有以得乎暗主之心矣方當暗亂之世以小人為之君必以小

人而為之臣其心同志合豈待至深至久而後至此哉方其因緣獲進之初而深入陰中之計已行矣故曰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然則此非小人之姦巧而入之之易也蓋君心暗亂而入之之不難也此心意之所以易獲也夫人君之心或不謹而易為陰小之所入天下雖欲不為暗亂之世得乎禹之戒舜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夫汝止不安則易動而易惑不知幾康之是念故輔弼之臣安得而直邪佞之人

安得而不易入乎然則大智如舜而禹之戒猶及於此況愚暗之主乎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他卦六五鮮有非君之位者此卦乃以為箕子之爻何也曰以六居五內陽明而外陰晦此乃晦其明之義以紂之暗亂又將有失位之象不足以當此爻也箕子其親臣也義不遠去其君此時商家无主故易於此乃以六五處箕子為其能晦其明而且切近上

六故也上六陰暗之極則移紂以居此位以陰暗既極有在上而失位之象也此易之微義也不如是則非易矣夫上六陰暗之極其在明夷之時故為明夷之主六五切近明夷之主若不能自晦其明則必見傷害故箕子之當此時也義既不當遠去其君而忠言至諫又不能入乃不得已而為是佯狂之計以免於害故在彖則曰利艱貞晦其明也而在爻則曰箕子之明夷利貞夫箕子之當此時也能晦其明故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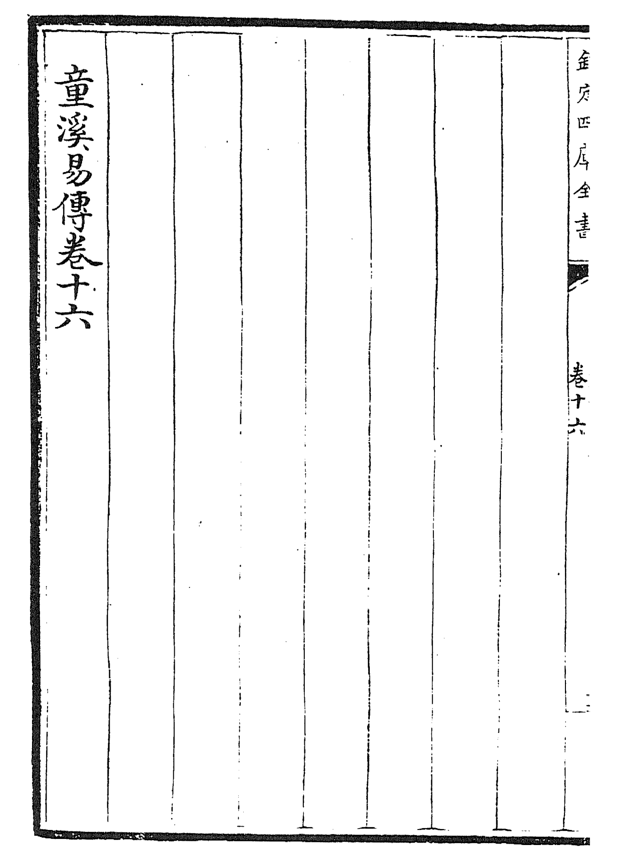
明不可息滅夫箕子之明所以不可息滅者何也亦曰吾正此志以事君此身可滅而此正不可滅也夫吾之正不滅此其明所以不可息滅也嗟乎事君若箕子可矣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上六居明夷之極明傷之極也明傷之極者何坤之終也居坤暗之終則明傷之極矣故曰不明晦謂不

明而晦也此與晦其明反也夫人君之道无他在乎終始惟一而已矣伊尹之訓太甲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皇天弗保又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蓋嘗即是說而論之夫人君之始服厥命也雖至庸懦之主蓋亦知所謹也何也始可能也而卒為難此所謂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及其後也欲心一萌則以天下之莫我尊莫我貴也吾縱吾所欲皇恤乎惟其如

是此主道所以日微君德所以日失天下日騷騷而入於暗亂之世矣此所謂後入於地失則也司馬温公曰其言失則者何國家之所以立者法也故為工者規矩繩墨不可去也為國者禮樂法度不可失也度差而機失網絶而綱紊紀散而絲亂法壞而國家從之嗚呼為君子者可不謹哉



童溪易傳卷十六